

新刻
史記評林
自十九至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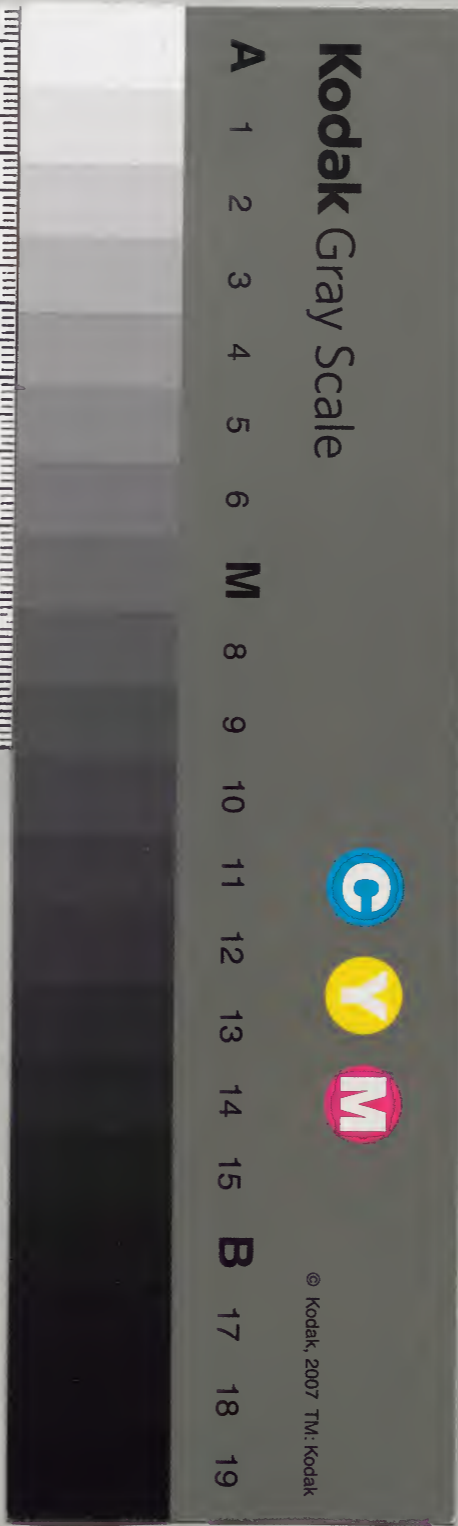
漢書
九一六號

漢書門			
九一六號	一〇函	五架	二五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一六號	二五冊	二九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6	
冊數	25 (20)		
函號	279	31	

甲
八ノ八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九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將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晉河之業前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涉既曰不令其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贊云今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外黃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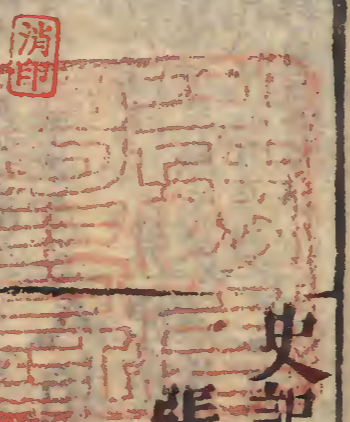
徐廣曰亡云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音丁禮反

及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

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是時脫身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宣魏

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宣魏



事此以此篇以張耳陳餘之文為精

神暇自故叙其始

為謂謂及其後

家相與更

國傳云西來故

分家本也

光緒二十九年

日歸則視婦

為客也下父

客心字疑初必
為註所云則左
查其夫適去抵
父之賓客何說
且是女之擇美
夫必與九女不
同李為請快云
者父為請之張
耳如呂公請之
沛公頭為李實
能委是也

王維楨曰秦購求
二人金有多寡此
後成敗之別也太
史公如此下句皆
非設語
按約言曰二人在
當時已有定論不
待成敗成敗之
也
大綱曰耳之見
秦欲殺餘卒以
死之水而耳事漢
高祖實考福流

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太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刎，要。秦之滅太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兩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使受答，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一作攝。使受答，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歿一吏乎。

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

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陳涉起，斬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斬

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

平數間。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

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

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

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

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

瞋目張膽，出萬鈔，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

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

子孫非偶然也。大
智小勇必能小
此小忿彼其雲蒸
龍友然有所公望
與項者較也
王維楨曰：陳餘此小
耳不能怒力于封
國大計能不發怒
哉。以解金身死國
亡亦性定故也。張
耳竟為王傳，又遠
有哉
王維楨曰：二人之
見誠高，惟陳涉不
用耳
余有丁曰：按此首
事第妙策

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

援漢書註解謂
陳其心也

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
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
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
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
餘乃復說陳王曰大主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
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
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
軍邵騫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
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
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
處其地與黎陽對岸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
長城之域南有五領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

○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吏
始安陳賀林陽高陽斯五嶺
外內騷動百姓罷
敵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以供軍費財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
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
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亂各報其怨而攻其
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
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封侯
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
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
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
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
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

○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吏
始安陳賀林陽高陽斯五嶺
外內騷動百姓罷
敵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以供軍費財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
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
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亂各報其怨而攻其
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
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封侯
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
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
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
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
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

長城之域南有五領之戍

光緒曰帛書三
意乃說士諱張
常態所謂以言
錄之者即客說
靖郭君海公魚
之類

按范陽以年本
必有是謀也通
既假之以恐范
陽令復假之以
悅武信君通亦
辨上之雄哉

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隳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慈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載○李守為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慈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范陽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得地

樊約言曰德陳王
不曰范陽不以為
地名却兵是也○
義曰戲音義也○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殺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間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李戲却蘇林蘇林地名却兵是也○正又聞諸將為陳王領地多以

之效

蓋份曰又不如者
言陳王其兄弟
以海後五道後則
不知之樂也
余有下曰此語為
陳王言也言即免
禍陳王且立其兄
榮或趙後不京武
臣也

蓋份曰按房君諫
至其趙即張良說
高祖趙存意然而
有慮存不應者高
祖之度足以包信
而陳王之智不足
以服兩人故也

廿

讒毀得罪謀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
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
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費
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
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
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
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
一喘息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
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
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
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
計徙繫武臣等家官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

蓋份曰亦幸奇甚
大史公載之亦倫
至為御而深想見
其種亦為欲快

王使使者賀趙令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
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
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
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
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
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
曰九
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
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
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
其舍中曰如淳曰廝養者也公羊傳曰廝養卒謝
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
辭相告日謝也索隱曰謂其
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
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歿若何以

史記卷六十九

長東川

按厥卒欲求
婦趙王乃逆推
兩人未萌之欲
以資其說兩人
縱未必然然英
雄謀國之常態
實不在此以故
其說得行而卒
歸趙王如所云
也

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
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
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其
筆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也。隱曰：杖音丈。
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入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入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

楊慎曰：此言思無
寄也。又言思無
道途州，又出
素問，何意也。

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后

呂，索隱曰：地理志云：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

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滿。曰：良嘗事

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

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

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

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

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

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

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

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邯鄲

按史記張耳止
趙之則耳餘勤
趙之六國後
六國趙主之
後可以成功
乃求得趙歇
立為趙王居信都
李良進兵擊陳

王維棟曰以上並
其為相從處本末
交以下並指悉其

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自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
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
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
六國趙主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鳥鐸
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國李良進兵擊陳
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
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
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
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
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
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
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

黃震曰初耳餘號
別頸交後至如其
說云
茅坤曰兵必得義
勝而動秦兵之振
帽天下也久矣當
是時章邯王離以
兩軍相為犄角其
勢張而諸侯以
政前問且張敖以
子赴父之難亦從
代來姑遂遊魂望
其間謂非項羽之
擁兵數十萬而破
釜沉舟以督戰鉅
鹿之下則其解趙
之圍與否未知何
如也而酒欲以處
過餘可乎哉

茅坤曰鉅鹿之戰
詳項羽本紀而此
處獨詳餘所以不

日澤音澤始吾與公為別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歿而
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歿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歿且有十一二相全止義曰十中陳
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
俱歿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歿如以肉委餓
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歿立信安知
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
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至皆沒
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
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
十一月也

皆為前救鉅鹿者楚力也於
以通鉅鹿者楚力也於
兩人之交故精神
獨注于此

按歷澤之沒秦
軍餘安能欺天
下耳且也耳不
信而數問之惡
在共為列頸交
哉

五蓋曰詳楚後傳
大略張耳先負陳

唐順之曰餘性
震及流涕而告之
耳未必不釋也快
快不勝起而推印
辭殺則過矣兩人
者則頸之交卒以
相殺悲矣

按餘之脫解印
綬豈果無志於
功名而脫然長

其心之無極而
其心之無極而
其心之無極而
其心之無極而
其心之無極而
其心之無極而
其心之無極而
其心之無極而
其心之無極而
其心之無極而

茅第曰楚之王諸
客及陳餘自怨獨
指及張耳以兩人
蒙深乎生平之交
故也此是太史公

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

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

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歷陳澤所在

陳餘怒曰張歷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

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

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豈以

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索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

予張耳張耳亦悞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

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

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

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

不讓張耳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

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

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

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推游韋昭曰雅素

也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人多為之

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

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

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

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即以

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

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

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

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項羽為天下宰

使夏說說田榮曰悅下武說反

使夏說說田榮曰悅下武說反

使夏說說田榮曰悅下武說反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
 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
 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
 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
 我有舊故。張曼曰。漢王為布。而項羽又彊立我。我
 欲之楚。張曼曰。羽既彊盛。又為所。其公曰。善。說。星
 者。其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
 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
 名。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
 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一。漢王
 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立。張耳謁漢王。漢王厚
 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
 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

王世貞曰。張耳
 魯。世多。半公
 魯。然。於。下
 魯。馬。江。共。繁。

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主。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不
 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
 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
 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
 復覺。張耳不歿。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
 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月。三。斬陳餘。泚水
 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案隱曰。蘇
 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入。趙。界。追。殺
 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月。駟。案。漢。書。四。年。
 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
 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
 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袴。徐廣曰。韞。袴。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

王維楨曰。按高祖
 二年乃崩。後盜號
 作楚者。趙之耳
 而光曰。高祖驕

以矣官貴高根以
云使官高謀遠
之罪也

重日故所以得
復官者其貴高之
乃然此念誠功自
足以動鬼神也高
祖字實漢
又曰漢初人質直
而勇壯如此

光緒曰獨身坐
耳欲怒焉獨吾
為為之秋五等

為之四獄字一
狀其見實高家
不奪氣象
後正本置下有
鳳字漢書亦有
鳳字

田汝成曰貫高首
謀又其家所告
臨車膠致與王
長安者高也乃高
與客孟舒等自髡
鉗從不何耶

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居禮坐其

形如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

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

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黃州人謂懦服虔音鈕閉反弱小

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

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安和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

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

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

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

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

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蕭該音今事成歸王事

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

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

人縣西北十二里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

中何以伺高祖也張晏云蓋壁空中令人止中也今

按云置廁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廁

之處因以為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

言也亦音側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

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

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

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

乃轎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與王

請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

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

鉗從不何耶

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

重臣曰：「吾聞高貴之臣，其心必如日月。」

家奴從來貴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
更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
云藝灼也說文云燒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
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
教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
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中大夫泄
公曰正義曰泄姓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之
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
徐廣曰復音鞭馴案韋昭曰輿如令輿林人輿
前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令峻可
以糞除也何休注云羊節音峻節者竹篾一名仰
編齊魯已北名為節郭璞注云復聳土也仰
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驪與語問張王果
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揚俱曰：「語則千古，王維植曰：「貫高之義不背君高祖之仁不殺忠皆難事。」

陳陳說典曰：「然乎下又着泄公曰：「字蓋既然之，又言所以赦貫高之故。」左英曰：「此與田橫謝使者詞意相類。」

唐順之曰：「貫高始終如畫。」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
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
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
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
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
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殺一身無餘者白張王
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外不恨矣且人臣有
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
於心乎乃仰絕脛遂死韋昭曰脛咽也○索隱曰
謂胡脈音下郎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
蕭該或音下浪反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
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中於是上賢張王
行王彌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

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
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家與子偃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二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輔傳曰張敖之子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斷後

劉辰翁曰豈顧問哉謂豈待同顧通問哉
王章曰按四相字有意漢書去相慕用相失之矣
王維損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

莫非天下俊傑所居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及據國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諸相信雖死不顧也爭權卒相滅亡何卿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反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志爭霸放劍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夫印勢利傾奪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志爭霸放劍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夫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吳興凌稚隆朝
温陵李光縉增

唐順之曰此文簡

列侯曰方此時
乃有子乘却者
趙繼絕世如周市
者借其福皆不及
不然豈不尚視籍
哉哉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

陵君案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

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正

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主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

而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

王徐廣曰元年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

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魏王乃使周市出請

謂曰魏名示身
不可謂而全之
會以生全身
不以此訓

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而救魏項它楚將出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各為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在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臨晉在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

楊循言曰豹語似
慷慨其說高帝亦
切當自然何以就縛
故庸人耳

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壁隙也以言速疾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諱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二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邑有縣東北三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

叔師古云兩左
謂秦陳戰

後紀言曰臣起羣
盜亦必有以相服
臣無一語不弟具

國隱曰此身
穰首之斬莊實孫
武之斬官嬭皆向

以分王魏王豹於
河西也故乘彭越
之請魏也而拜
之為魏相國以徇
梁地

凌約言曰景是得
力如在漢楚對壘
時越為游兵擊楚
足稱奇兵

期者斬案隱曰旦日出時也旦日出十餘人後後
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疆以為長今期
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
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
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
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
邑正義曰碭音唐助彭越助之昌邑亦下沛公引
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
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
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
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
今楚縣令
公角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

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
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
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
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案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越
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
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
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
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
宋州宋城也
外黃在汴州正義曰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正義曰
汜水正義曰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曰為
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漢五年
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彭越復下

子與曰彭越與楚
兵共相拒於梁而
楚亦與而力分

按留侯所言誠
本計也然二人
族誠已根于此

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
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
陵名在陳
州苑丘縣西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
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
相國今豹歿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
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
州以北至曹濮汴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海音
滑道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海音
附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毫泗徐淮北之地
東至海先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
故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
邑君王能出指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則不能

黃帝曰彭越有大
功无反意既以疑
間掩捕論罪廷賜
吉衣矣呂氏又詐
使人告其反族之
何忍哉

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
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
亳州也遂破楚
五年項籍已歿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
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
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
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
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會
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大僕
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
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
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
具具有司非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

竟文王下年刊

史記卷九十一

按越有不賞之
功即有罪尤宜
從輕矧非其罪
而惟以呂后下
言族之高帝其
其恩哉然帝征
兵而越不至則
越亦有以自取
矣太史公替韓
信曰假令信李
道誦諺可以比
周召太公之徒
愚若也亦云

劉辰翁曰喋血乘
勝日有聞矣不可
解看山語意謂其
喋血乘勝日則有
關身王彼時
不反此時乃反如
此下語最是用力
如意且字句讀聞
字誤

董份曰謂其喋血
乘勝切名聞天下
而身反不死以其
囚虜惡欲有為
也
又曰太史公腐刑
不即死亦欲以自
見耳故于四委曲
致意如此

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贊曰今漢嘉是也西至
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為臨邛贊說為是
鄭索隱曰地理志云鄭屬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
而惟以呂后下
言族之高帝其
其恩哉然帝征
兵而越不至則
越亦有以自取
矣太史公替韓
信曰假令信李
道誦諺可以比
周召太公之徒
愚若也亦云

國除
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
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不如遂誅
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
魏地潤千里徐廣曰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
如席卷千里徐廣曰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喋猶懷
不反此時乃反如
此下語最是用力
如意且字句讀聞
字誤

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
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
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
糧徵兵不往
難醢何傷

楊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
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
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
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

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各縣之後布以時有人相

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

○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

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與

大蓋英後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

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

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音機楚漢春秋

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人有聞者共俳笑

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之索隱曰謂衆共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

作陵也時會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

後魏書云魏高
名以就者人命所
從常或曰皇陶至
德也其後安象先
亡列項之際莫布
黥而王經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孽况
凡人能無象乎
按師古云論輸
麗山謂有罪論
决而輸作于麗
山也

蒙築交通迺率其曹傷亡之江中爲羣盜曹輩也

徒之輩也謂陳勝之起也布後布故友番君案見番君與其眾叛秦

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

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

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涉

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

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

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

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

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常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

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

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

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

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

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

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

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

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

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閉謂私也今以間

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

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

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

秦

劉辰翁曰日布嘗
冠軍白常為軍鋒
日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以布數以少
敗眾也皆于敘事
中提撥其功

茅坤曰羽之敗秦
兵出布先渡河當
之故也

王維禎曰即聽項
王謀義帝罪已可
族况又為秦坑卒
幾多乎

凌約言曰曰不往
曰不往曰不敢往
既極狀布之喘強
方爲出質所以不
擊布之故何特不
第

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郴五林反今漢二年齊
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
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
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請讓召布漢
音義曰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
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不擊
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
日今宋州謂左右曰索隱曰案如彼等者無足與
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
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
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
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

黃劭曰言惟其以
楚漢弱故何所
以爲使而欲說王
以楚漢之形使知
楚不如漢也
校師古云廣維
也言伏于鎧上
而射之

茅坤曰北面而臣
事之二百先擊布
之情事下向一
破之

也韋昭曰主舍也。索三曰不得見隨何因說太
宰曰主之不見何必以楚爲疆以漢爲弱此臣之
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
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而以
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
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
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疆
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築以
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
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太王

按師古云垂拱而觀言不搖動坐視成敗也

贈李廷機曰蓋聞之雖難得貪以死得士雖遠道貪徒尤可以利喻者楚漢成敗之形既足以重其心裂地而封之語又足以後其志蓋招之以其所不得而來而頭之以其所不能不欲者欲知其楚當不待詳之畢矣於乎何亦策士之雄哉

宜騷淮南之兵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太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太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索隱曰微謂微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

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

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

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

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

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

按布去使臣敬進軍後云敬使使臣進愚計首尾相應

凌約言曰魏何說詞與其行事絕是載國說容慮度

豈坤曰折之以不測之厲也之非望之禮
九法之地以恭其全力徐制楚漢之命故楚漢之重輕視黥布之去就而巳此天下之勢也漢之謀臣以為不取布無以威楚而取其命故以厚

發兵布愕然楚使者紀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也索隱曰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陽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帳厚其飲食多其從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利也而巳未看故武將以勇而取之王者之居也之厚利取楚者蓋欲懸權以天下之所重而收天下之大勢也故曰高祖知大計拔國帝故不喜備而天下已定乎此何誠太公之若曰吾方圖帝之功也以為守尉則又帝之所以駕馭臣下耳

事坤曰漢之其功已滿所以多亂

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以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滿儒爲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敗之物不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

王維復曰布禍自
始也漢之為患
如此
王世貞曰漢告
友之與封列侯皆
以金幣信彭越皆
呂后使人告之也
而彭越舍人傳不
載姓名其人亦不
封告信者然說封
慎陽侯享國五十
一年至孫買之而
始奔市國絕告英
布者責其封期思
疾享國一十九年
無後投告彭越舍
人當是帝後知是

呂后使故不封而
慎陽過享乃尔天
道以美有知也

凌約言曰布先因
信誅而心恐後因
越而大恐故令
尹自疑禍及身
深知布之心者太
史公亦事前後脈
絡自具

布七年朝陳八年朝維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
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臨之盛
其醢備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儼見醢因大恐
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彼布所幸
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音赫對門徐廣曰音赫
隱曰人姬數如醫家音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饒遣
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
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
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
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
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安誣
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微一作微淮南王布見赫

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
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音赫以為
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
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
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
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流河是也
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按裂地是對文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
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
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
籌策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
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

以布假
燕趙當是
三國皆定天下
而國皆諸侯王之
屬各落以北殆大
牙錯也布豈誤為
季

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南
取魏。北取燕。西取秦。東取齊。傳檄
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
新論曰。世有國。基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
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以自生於小地。
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
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
塞成臯據敖倉。此趨渡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
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者也。○索

曰。不日。尹知
遠慮

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
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
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去。
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等之東擊荆。荆王
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盡劫其兵。渡
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名。淮
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
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

茅坤曰。昔其之嫌
楚以三軍五出卒
以有功公楚之元

之臣也為楚之臣
而使之臣秋是道
之不臣故始之所
以叛楚者亦所以
叛秦也高帝之自
將也出之曰何苦
而反曰曰帝尊
而帝未嘗有一言
復之者吾固知帝
之無許于彼也夫
始之叛楚也孰咎
之而今之叛漢也
又孰得而責之也
昔以叛楚得王今
以叛漢而得王今
所趨其利必至于
此顧其利者誰
也吾固知帝之無
許于此也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
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今別為三彼敗吾
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
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索隱曰上古外
昭云斬之鄉名漢書作登應劭音保非也布兵精
甚上迺辟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道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遂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
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
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
王使人給布偽與亡徐廣曰表云成王曰吳芮之
或曰是成王非孫也騙案音灼曰芮之孫固
哀王也傳誤也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
縣之番陽人殺布效鄉民田舍正義曰吳布家在
鄉

田收成日謂布
布未戰而先立也
後漢書曰布長
淮南王封封也
而布也自不嫌
於後

五十二步 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貴赫
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漢書曰將
封者六人

趙相曰陰余
趙聚兵候房即警
急未聞急也直赫
上之也
反在赫上變之後
也然聚起候何乃
方備見醢之日矣
人臣將而必誅布
反何疑焉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公事
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
疾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
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德之興
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媚音冒媚亦如也
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如媚之誅又論衡云如夫媚
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妬其赫與
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
言如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楚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
盜江上每能楚卒頗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
杖賁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黃震曰布起驪山之徒以兵屬項氏當為
軍鋒得國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
之歸漢遂滅楚城下王淮南及信越誅而
布大恐幸姬啟發竟以反誅愚謂布非反
漢漢非少恩勢使然耳夫布於漢非蕭曹
素臣服者比也羣起逐鹿成者帝敗者
方睚睨未決不得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
矣同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能一日安其
勢不盡族之不止也故夫乘時微危者未
有不減其身惟嬰母之賢為不可及也已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終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

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又不能

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

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

新昌亭長者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

主亭之吏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

起而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

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

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正義曰吾復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

蕭坤曰太史公傳
淮陰不詳其兵法
又曰其法其術困
者以其法刻封侯
王而學士千里及
其母母志厚已
亦在故云云文統
漢書
光緒曰或謂漂
母非婦人乃秦
漢間之隱君子
蓋以其不望報
塾后有儒翁氣
象似教韓信
立功不當責報
耳按此則母當
作母或云越絕
書有漂母蓋再
字之誤
盧大經曰韓信子
未遇母惟前何及

深以信之英雄
固足以信信深

一也信亦識之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信之深也

○索隱曰劉德曰秦未多失國言王豈望報乎淮

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

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久刺我不能久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袴同

耳○索隱曰勝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

讀何為不通袴下即勝於是信執視之使出袴下

下也何必須要作勝上於是信執視之使出袴下

蒲伏正義曰伏音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

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無所知名項

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

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

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

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

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

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

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

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

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

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

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

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

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

列侯曰滕公盛

德其人也在

蕭何前魏光知上

董份曰何屢言信

而未用雖何不能

為力故乎亮規信

公何之謀也信亡

而身追之要為奇

以策動上耳

凌約言曰鋪叙蕭

何亦信信信信

始末不遺餘力所

謂功第一者亦為

又曰方信城漢

上耳相國何所

信時正高也所動
心者其心動時
遂失之故易入

黃公曰信以二
人從之何如立談
不更見而即起
拜大且禮禮蓋
其以人如此三代
以後帝帝王之
冠也

唐順之曰孔明之
初見昭烈論三國
亦不能過于故曰
淮陰者非特將畧
也
董份曰啗啗二句
形容項王之勇如

見王世貞曰淮陰
之初說高也高冠
之初說光武也武
初之初說昭烈也
若昭烈而責之又
合券焉意可謂
才也已矣
揚慎曰匹夫之勇
易見婦人之仁難
余有言曰披此自
王善地句便有声
乘前乎
其坤曰論項王及
漢王所以得失處
其確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

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久各自以

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

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

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漢王曰然曰大主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

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主

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啗

啗叱咤千人皆廢音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啗

卓犖反啗或作啗懷怒氣叱咤發然不能任

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嘔嘔音匈奴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嘔嘔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璽漢書音義不忍奪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

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

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

於威疆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

今大主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

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陽維慎曰舊信登
之盡略論楚之所
以失楚之所以得
此三秦不定之謀
所以卒定于韓信
之手也

董份曰此信皆略
如此真有欲得天
下之心不但其謀
而已也所以謂之
人傑而羞與韓信
為伍
按河之勸信則
曰遠矣三秦而
天下可圖信之

告帝則曰舉兵
而東三秦可傳
一檄而定二人之
論不相謀而相
合皆有見於天
下之大勢者此
何所以信信而
敢言於上也

破秦隱以陳舩
為地名疑甚

楊慎曰木罌銜渡
軍者取罌銜百千
以木罌之浮于水

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且三秦
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不可勝計又
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
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
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曰索秋毫秋乃成王逆註除
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
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
以責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
漢王從

關北出正義曰出收魏河
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收魏河
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
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
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
敗散彭城塞王欣釋王翳以漢降楚齊趙欲反漢
而卻退
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
索隱曰今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
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
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信乃益為疑兵漢
音義曰益張旌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
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
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可空縣而伏兵從
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
夏陽以木罌銜渡軍徐廣曰罌一作正服度曰以
木罌銜渡軍木押縛罌銜以渡韋昭曰以

以代船蓋軍事取
速成用成器也非
如軍略之說

信亦極思信使
信下魏破代則
其精兵諸榮陽
信食趙降無則奪
其印符易置諸將
信平奇城楚則奪
奪奇軍蓋漢界如
信恐為亂進制故
屢遣其權俱思心
所使也信何不昂
見此功成而飄然
為赤松之遊耶

茅坤曰廣武之策
絕工而韓知能反
其策以為功

○共邁曰李左車
說餘深溝高壘勿
與敵餘不所戰
成擒即就說亞
天深溝高壘其
自祭三天使之吳
果敗亡李鄒之策
一也而用不用異
耳

董份曰人皆信廣
武君之奇而成安
君不能用以敗今
信先使間視則已

木為器如舉領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
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
木押界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
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
城在絳州夏縣魏王豹警引兵迎信信遂虜豹隱
東北十五里魏王豹警引兵迎信信遂虜豹隱
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定魏為河東
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

郡正義曰理安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
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徐廣曰音余駟
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中縣有闕
與聚闕音昌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音他康反
○正義曰闕與聚城在潞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
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又收其精兵詣榮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
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
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
千陘山之陘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
三道之磴是也

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邑縣
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

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索隱曰喋舊

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今乃輔以張耳
入血流洶洶也章昭音徒協反

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
與戰彼前不得歸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

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
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一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

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

慮至矣信也必不
則信也短必不
能欺信也但用廣
武策則信不能取
勝若此
楊循言曰設策而
使敵人知之疎矣
後則信豈無以
當之哉

善將者必示人
以私此信所以特
認諸將之說也蓋
信重則與而東下
趙上之隘曰井陘
使成安君能用李
左軍之計以奇兵
絕井陘之口而親
為深溝高壘以困
乏信特投虎于匣
矣信知間視知成
安君之不用故敢

入焉信之慮蓋亦
安也安矣入之後
以戰少利而悔情
乎故兵法曰慎入
于險利在速非為
水之陣不可以攻
趙人之空也而
利非拔趙城而也
漢雖則成安君失
利而還信與趙
相持之勢成而其
事未可知也故信
之此畫謀定而後
動誠入克計一事
而整之矣
余有子曰信所以
背水陳者欲陷
死地以堅生心其
實誠安君守兵
法而不知變也故
以後水陳之使
爭戰趙耳此致
入之術也
唐順之信奇處
全在安君上

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
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太者
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
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未至井
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選輕
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漢書音義曰傳選輕草山而望趙軍如
日草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今從間道
小路向前望是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
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軍誠曰趙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
幟令其裨將傅娘曰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如
待破趙乃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冷食也
如淳曰言破趙後乃當

共飽諸將皆莫信伴應曰諸謂軍吏曰趙已先據
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日出背水陳正義
曰綿
蔓水一名阜將一名淵屋自并州流入并
陘界即信背水陳陷之於地即此水也 趙軍望
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大戰良久於是
信張耳伴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
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
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
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

又曰其耳自奪
其巢六
唐順之曰蓋為信
戰并陸情狀殆盡

董份曰前左水澤
必成安君所知也
而韓信亦以誘
敵百里而孫子滅
所知也而孫子滅
以速功此皆致
入之術也蓋知兵
法者久則其思熟
恐其思而不戰故
伴為財形使之卒
然而趨耳

信曰左軍亦
信曰左軍亦
信曰左軍亦
信曰左軍亦

亂道定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
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
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
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
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
効數也鄭玄註禮効猶呈見也
休卑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
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
兵法不曰陷之必地而後生置之必地而後存且
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其勢非置之必地使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
悉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
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
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
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
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
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
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
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
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音曰鄙音
臞今高邑是
成滋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為
正義曰即河

信曰左軍亦
信曰左軍亦
信曰左軍亦
信曰左軍亦

余有下曰廣武君之計必出淮陰之右其曰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真確論也

陽從者虞魏王合夏說閔與一舉而下并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揄求甘食索隱曰揄鄰氏音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揄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家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知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

牛酒且至以饗士大夫魏都賦曰有麟應麟劉逵曰驪酒也

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驪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驪兵士故字從西音符向也而後邊辯士奉咫尺之

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燕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

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

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主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

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許州葉在許州

今有下曰廣武君之計必出淮陰之右其曰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真確論也

才又... 人皆... 未之知也... 防閑... 二人... 也... 之... 董... 入... 奪... 敢... 兵... 恐... 手... 為... 以... 出... 董... 入... 奪... 敢... 兵... 恐... 手... 為... 以...

光緒... 有為... 之... 鳳... 天下... 感... 畏... 功... 留... 遂... 密... 密... 且... 戰... 其... 顧... 亾... 齊... 日... 降... 功... 戰... 勝... 齊... 之... 半... 得... 何... 為... 止... 遂...

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
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
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
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
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平原，州。聞漢王使酈食
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
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豈有詔止將軍
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車中隆起，
者，控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燧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

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
密，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
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
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
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
其室家懷，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
亾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
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
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
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

故淮陰見易子
飲且而收囊沙
之續陳孺子不
遂亦殺論而成
慶項之勳
余有五日兵法知
彼知其信此策欺
龍且之驍軍不然
與人水陳水類
通而不知何耶
應有信法字信固
大勇而怯耳
盧大信曰力益天
下者不為信古有
之韓信請假王坐
不知此然高帝之
忌心未必為此而
遂請也良乎自處
以信為假王以
王鎮之變之信以
齊王有功之信帝
素與於納諫必欣
然從之而信高
然矣何乃云漢左

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自王乎斯言出而
帝起而難王信
以真王而徵其擊
楚是持太四面而執
甘柄也信益發上
矣然則淮陰誅族
之禍胎於良下之
隔附也哉
陵約言曰吾請張
論未嘗不習其決
先幾而又未嘗不
義信之不倍其主
也太史公謂涉險
淮陰而淮陰取以
負牙莫宜豈因之
以驕乎世又以涉
善為長短說論權
變為八十一首目
為辨十一處涉與
安期草莽羽而卒
不受曰復不事
不事不事如替神

戰與信夾淮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
維地理志淮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信及夜
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去信遂
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皆虜楚卒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
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
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
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曰

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
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月徵其兵擊
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
信曰張華曰武涉墓在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
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
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
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
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項王憐而活
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

曾者陸曰按孝子之前不敢言其父忠臣之前不敢言其君若嗣生之言人親信之深也

韓余有下曰此見一不忍在漢處

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三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在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曰郎中宿衛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執戟之人也言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

按三語雖皆相術其意全在末句其言身之事當泰然斷之而無疑也

茅坤曰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其言甚工假令韓信所之而欲舉於天下海內天石之闢何日而已乎大畧通特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伊識者也

王維禎曰詳通說稱楚而蔑漢是欲信反漢而與楚也黃份曰楚人感震勇而迫西山勇困王項險智也

入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賤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脊乃不可言張曰背脊大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櫛還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匹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

而武王困

徐中行曰說者謂此言會問不答其言不用詞通計其言意是不然也男不過項王天方命漢平定海內項王日投首於下而信信通之說權一時之利害不歸與亡之大關者也信之謝通似美而信其有吾將忘之之旨及漢之端

阻山河之險。一曰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於城臯傷魯遂也北奔北敗榮陽傷城臯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正義曰齊音向。西向也。止楚漢之戰。則天下風從。而響應矣。孰敢鬪。土卒以故云。請命則天下風從。而響應矣。孰敢

王世貞曰余遠山而據秦時抵修武則漢高帝秦張耳韓信其處也為之懷然者又之夫信韓武多智然一為帝詐而奪其兵。再為帝詐而奪其兵。一給而失何也。信集於信高帝謂不我負乃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劉辰翁曰此高帝之祖

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成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

董倫曰其文略祖
蔡謨

衣黃曰文種佐
句踐滅吳人威而
不立信佐吳高
上楚、七而信族
龍準亦為吳之雄
董倫曰二人猶言
此種二人也

閱如錄曰述通語
雄偉曲折文之奇
者

刈辰翁曰揣摩親
切務越慷慨

閱如錄曰此時信
心變動此二句太
史公為下文議及
張本

刈辰翁曰取筆反
得極人情所難言
此文在漢初第一

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
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
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
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鷹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
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
立功成名而身死凶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
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
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是
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王者身危
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晉
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

報此所謂功無一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
下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
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
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
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
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
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聖
嬰為儋石如今受鮓魚石嬰不過一二石耳一說
蘇林解為得鮓音胎聞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
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

楊維禎曰蒯徹韓
信之客也言多補
于信乃說不能挽
信于未狗之身而
待狂為也呼箕子
待狂為也謂宗國
也蒯徹待狂為巫
閱知已也言不行
計不聽而不忍坐
視焉後蒯徹于無
可奈何小及悲夫

蒯徹曰高祖與
雍搆有怨欲嘗欲
殺之後蒯徹將欲反
用張良計乃以雍
齒以高祖寬仁太
度猶未能於此釋
然乃知不念重恩
亦難矣此蒯徹上
楚書也少年令
出路下者以為中
尉曰此壯士也觀
以則信豈庸武
夫耳

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

若蜂蟻之致螫正義曰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不

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日鄉氏吟音巨

此言賢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不詳

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

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伴狂為巫徐廣

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

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伴

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

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

世家在泗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

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胯下者以為楚中

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

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以將鍾離昧

家在伊盧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盧鄉騏案章昭

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盧在義清縣北

十里本春秋時盧戎之國也秦謂之伊盧漢為中

盧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素與信善項王以中

卒耶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信善項王以中

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

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

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

劉... 謂明矣
而不知帝之疑已
是夫奪其疑也帝
兵敗成其自稱漢
使長驅入信軍即
其內奉其印符
則帝疑信之迹彰
矣及封齊王會
下項羽及帝疑
信之迹信為楚王
則帝疑信之迹又
彰信然不覺故武
涉通之言如木
投石焉初謂漢王
不奪我身既奪又
謂我罪罪既縛始
知漢王畏其能
遂稱漢不朝何信
知之晚也夫豈暗
昧至此哉殆天奪
其疑耳
王整曰如此心事
寫得如神
如... 信子以能
如... 辭歸而

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
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
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
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以矣乃罵信曰公
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詣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殺鬼豈良狗烹曰
猶猶○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邪鬼
戰國策曰東郭邊海內殺東也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
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
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
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
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

逃海上則善矣而
沈沈稱病不朝
耶列絳灌及會守
非所以自取滅也
也
楊曰曰多化益善
被孫子曰治衆如
治寡分數是也註
六部曲為分什伍
為教程蓋取此
也
按欽與子有言
也其意涼不快
正在此也字漢
書去之語勢徑
直非徘徊猶豫
之意矣
草坤曰此情似
稀漢臣也偶
過拜淮陰上何
以遽行謀及及稀
反後亦无往來跡
且稀心反自周
孤言合卒激之安
得與淮陰有隙

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
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
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
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
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
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
陰侯淮陰侯擊其手碎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
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
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
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
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
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

此皆心口俱陽族
第說不然漢廷
謀臣詐以此論殺
之耳
歸有光曰陳稀事
疑出告變之語者
稀傳稀初改實客
為周以所疑時
俱禍人幾非
素與大謀也且
部署而廣日稀
報信亦不知其機
矣此必信后與相
國之致也
李東陽曰信之
罪獨有請假于期
會不至一事非純
臣之節耳實不友
也劉綱曰其居殺
淮陰侯韓信朱子
蓋洞見其曲肯矣
劉辰翁曰文字有
急辭不可緩者問
信死亦何信是也

果反上言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稀所曰弟
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徒效欲發以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
人得罪於信也索隱曰披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
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
陰舍人生信反
者未知孰是
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
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
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也得列侯羣臣皆賀
相國給信曰雖疾疆人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
斬之長樂鐘室正義曰長樂
宮懸鐘之室信反斬之曰吾悔不
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
三族高祖已從稀軍來至見信歎曰吾嘗將百萬
信歎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

有後詞不可急者
蒯通陳泰綱是也
漢書皇身之使勁
然出之迫則所
之者不後此傳極
似之蒯通為漢
不得已而陳勿密
史漢之分也

是齊將上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
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豈不用臣之策故
令自夷於此如彼賢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
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
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池山東大擾異
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以鹿喻
帝位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踰之狗吠堯堯非
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
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
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之罪

閱中錄曰必如
及是韓王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場慎曰多見評者
以一兩語盡括鄭
重或感其大有為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齊不知替在傳外
直請所不足或寄
誓笑非必知後人
書法與史評也
柯推其曰韓信滅
齊自王滅楚不至
司馬光責其市井
之心而取史遷不
不伐之論信信
異姓而王凡八張
耳吳芮彭越黥布
滅秦屬籍與兩韓
信惟耳以知其世
夫固非意國之器
耳
王世貞曰太史公
贊信假令學道謙
讓不伐已功可與
伊周比附嗚呼至
哉古也漢法附金
忠取入籍或至失
侯而請將將軍之
齋許反金張之屬

又多不克獨短且
其其世後家身
亡繼也曲逆自謂
多除謀道家所忌
傷其後之不長久
人宜體之亦深
而不究淳乎之技
漢少知哉

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歿貧無以葬然其行營高
傲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
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
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漢重歸楚楚
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餐與漢漢重歸楚楚
安二分不議
偽遊可歎
黃震曰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
摧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并天
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
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
之多者忌之心今日破楚明白奪齊王信
方為漢天下漢之心已未嘗言且不在取
信也張良為帝謀臣使其為之畫善計猶
庶幾焉而驕足之謀召信會兵攻下之策
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于死者也夫
快快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

其
茅坤曰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
為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
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入血
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大史公文仙也李白
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
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陳寔曰子房進履十北邊韓信受辱于跨
下後一為帝者師一南而而王蓋惟能下
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揚誠齊
詩云少年跨下安無作老父也邊韓信不
人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城文成信乎
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
矣可見

程敏政曰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
予以為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
告侯及其不決者豈帝真不決何于群臣而
欲決其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
端於心胸之間當此時也侯之歿生繫于
人言間不容髮為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
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

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陛下宜使親信之臣覲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來，然後大帥移之。未晚也。平詁不出，此乃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侯，謂而檢之，是果何等語哉？正孔子之所謂利口孟予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鳥呼！一而言而使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不義之甚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終

吳興凌稚隆增補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

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

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嬰齊趙

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

成為韓王。正義曰：故據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次定陶，成犇懷王沛公

引兵擊陽城。正義曰：河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

故地。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擊相近，字由

轉為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

申。

唐順之曰：直叙而簡潔。楊慎曰：韓王信者，盧縮者，二傳發詞，語固例若，以曰信都，下傳亦改曰信都矣。

按左遷字見此
按漢書高紀以
此為淮陰侯語

秦坤曰漢王以韓
王信為韓王以彰
韓王信所謂金堂
手

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
將近地而王獨遠莫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
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文親曰鋒銳欲東向○索
鋒銳欲東也○正義曰跋音岐其氣可以爭天下漢
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
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
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為穰侯○索隱曰地
及聞漢遷韓信畧韓地迺令
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正義曰
項籍在
吳時昌為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
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
韓王徐廣曰二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

按高帝徙韓王
信王太原金古
者名山大川不
以封之意而疑
其通胡則非矣
茅坤曰以韓王信
王太原倫胡可也
治馬邑是弄之于
胡也信素著而漢
亦失着矣
呂祖謙曰信雖失
戩守邊然舍晉陽
內外之安而請治
馬邑亦非倫情者
也高祖猜疑責讓
使其以國外叛為
虜向道遂有平城
之圍自是匈奴輕
漢為世大患則不
年而大患亦未始
終其禍亦未始如

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
以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
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穎川明年春徐廣曰
即日
漢書曰大二年春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
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
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
音被馬也
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正義曰請治馬
并州
邑正義曰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
圍信索隱曰昌音墨
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
與匈奴約其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
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
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

是之甚然則今王
心量小矣所係豈
小哉

按高帝用陳平
計使關氏計秘
世其得關應劭
謂繪美矣以恐
關氏按楚休王

欲殺張儀前向
謂夫人鄭曰
張王欲以美人
聘楚楚王重
女則夫人必
鄭曰言于王
出之陳子之
成者秦儀儀之
餘皆平

王維續曰韓王信
根案前書謂恐不
願蓋心也而信

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張晏曰白土縣名屬
郡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
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
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
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
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漢令車騎擊破
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
正義曰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關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蕪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關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

猶不能居。且兩王不相。死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
天大霧。漢使入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
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請冷疆弩。傳兩矢
外。擲索隱曰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
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陳稀。十一年春。故韓王
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
賈灼云奇武之子應劭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
雖有畔亡而復歸。軌復故位號。不誅也。太王所知。
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築陽之

臣

○索隱曰：漢書後
卷之式書高，飾
許

○索隱曰：漢書後
傳至此，差快入意
且稍，聖前八，近，送

之，太史公亦
功，不，推，不，不，不

張之象曰：既公
同里親相愛，生同
日此，又相愛，為三
既，言，持，羊，酒，有，兩

事僕不能死，因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

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

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

亡，文穎曰：太夫，今僕有二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

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償，音

○正義曰：信，知歸漢，必今僕二罪，匿山谷間，且暮乞

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

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

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在匈奴地。生子，因

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

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

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嬰為襄城侯，

曰：嬰，服皮，云縣名。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

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

曰：表，云嬰，子澤之元。頽當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

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歲餘，坐

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為龍領侯。續說後。徐廣曰：

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領，五格，及作

以耐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龍領侯。漢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

皇相愛，如淳曰：親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

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
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
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
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
陳豨久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
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
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
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主往迎燕王因
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
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
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
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

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
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
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王綰悉將其官人家屬騎
數千居長城下俟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
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
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
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
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
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
日為東胡王來降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
漢紀東胡烏丸也漢表在河內

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
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
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
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
陳豨久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
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
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
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主往迎燕王因
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
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
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
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

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
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
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王綰悉將其官人家屬騎
數千居長城下俟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
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
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
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
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
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
日為東胡王來降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
漢紀東胡烏丸也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胸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齊陰下又云
梁人是楷先生之說異也。正

尚持勝負而生現
之夫身有靈應者
故敢守尉以安諸
郡邑之心使感激
而奮文封四人以
處子弟使鼓舞而
樂從高祖經略大
漢于是可見其聚
矣然封四人之意
易致而致于尉之
指唯識

其神曰三讀淮陰
傳大史公謂稀之
拜鉅鹿守也過魏
淮陰淮陰方怨漢
之削其地絕其歸
而與絳灌等也故
即望手而陰謀
及於代竊疑淮陰
雖怨漢不當如是
輕起入側心及讀
稀傳以周昌疑其

言客計或漢且遣
人覆案之稀故其
而反然首尾並不
見淮陰左稀之處
豈當時居后亦蕭
何等自以高帝之
若而將兵于外恐
信起不測故許金
人定言之而遂給
董份曰淮陰傳中
漢王十一年稀反
此云七年不知何

其神曰漢平陳稀
之易有四故趙代
吏人為稀所誣誤
劫男客則代之士
卒悅矣故常山守
尉則凡趙代之郡
縣城邑既為稀下
者皆望風而反
矣封趙四人則趙
代之壯士人人思
奮矣以下金購王

義曰宛胸曹州縣也大史公云不知始所以得從

陳稀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
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
封稀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稀以持將卒五
游擊將軍別定代破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
邊兵皆屬焉稀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稀賓客
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所以待賓客如
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稀還之代
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稀賓客盛甚擅兵於外
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
所正義曰二人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
召稀稀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

劫畧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為稀所誣劫畧
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
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
山二十五城稀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
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
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老平對曰有
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
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
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稀反
邯鄲以北皆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
則以小警朝露微插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
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

史記卷三

韓王信傳

六

史記卷三

黃曼臣等則稱
摩一太矣以此攻
蘇何有也

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稀將誰曰
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
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稀將侯敞王
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破稀將張
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
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
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
曼丘臣其摩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
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
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中故
城在汾州于遙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
噲軍卒追斬稀於靈丘正義曰

韓信曰韓信盧

結陳森此三人者
原無詳逆之意其
二人以惡犬見疑
其一人以智客太
盛元疑俱隨無道
失計所致也故結
以詩之生熟成敗
於人也深矣

吳寬曰邪人前韓
王信分王黃等說
誤陳稀是也非淮
陰也
○齊惟脩曰漢興
吳濞淮南魏其武
安皆爭致賓客即
陳稀已如此矣當
時高帝莫之宜也
十之問豈微秦
得出於此耶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
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
內見疑疆犬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
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稀梁人其少時數
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
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
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從
邑北通類當歸國龍領有功盧縮親受羣臣莫
同舊疑是王
東胡計窮

黃震曰信以韓王庶孽從漢復封韓既而
漢疑之徙王太原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
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
登之圍疑之為患如此盧縮與帝居同里
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
王之燕帝之于縮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

懼而走匈奴。如此則結之罪也。然信稱曰：「昔乞食蠻夷，結亦為蠻夷所侵，嘗思復歸，人者皆非，有大惡而疎遠，致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類當信之孫嬰與結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慕魏公子之為人，監趙代邊兵而宿客餘千，乘卒于見疑而以反誅，此才庸妄可為戒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蒲州高苑縣西北也。狄故縣在

故齊主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弟田橫皆豪宗

彊能得入。素隱曰：儋，下市從弟榮、榮，下廣陳涉之

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城，守田

儋，佯為縛其奴。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直

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

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

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

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

齊之田文下
似世家條

陳文燭曰：田儋
之族，秋令項梁之
斬，儋已不令，故
二人皆不以公於
其事若王豈然可
其說

陳文耀曰田儻弟傳入田榮其相賊殺項梁如絲而大史公詳次而指為章愛官殺而文不與此傳甚相似

茅坤曰漢復同宗也何至在此

救魏徐廣曰二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儻於臨濟下儻弟田榮收儻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儻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儻子市為齊王徐廣曰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救

蓋倫曰斬手足則手足之厥也而使秦廷則項梁之官也非相與之官也故曰何為不殺也

王維補曰次諸田之所以王與田榮

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音芳伏反螫音瞿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此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蝮長一尺頭腹皆一過說文云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賊也文穎曰將亡身非手足憂也○贊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猶齟齬音統齟側齒齬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云墳墓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

之所以獨不得王
而以楚城諸由
高之故如推諸

陳文燭曰此傳
與田榮田橫為王
家而田橫初殺
今自立為王德
有人立田橫為王
田榮又逐田橫立
田市自立為王及
田橫乃立田榮為
王曰而廢為漢
橫乃自立為王此
則其釁米之序云
至其自秋城而走
東阿或走楚或走
平原或走高密或
走梁又入海居
中奔播流離無定
處有是太史公編
入諸傳而又於田

橫多怨許乃粗有
所現非太史公筆
力不能描寫
猶陳文燭曰了田
榮家轉入田橫事

光緒曰橫為
時止他奇策可
張設施行及為
相第聞其自
政無巨細皆
夾於相而已且
其為相三所
生說解下
軍守戰備而
縱酒一思漢兵
既已不敵乃自
立為王還擊
嬰而推趙連福

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其救趙因入關故立都
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

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
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
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

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
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

王疆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就
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齊北王

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日田
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

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人好
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

也齊人相聚畔之榮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
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

率諸侯敗楚人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
於彭城因連與漢軍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取

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
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二年漢王使酈

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
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

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
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

二恩既已恨謀
入海島中已而
自殺三恩蓋太
史公之無不蓋
畫者其意無不
我其即宜若無
罪之意也夫

光緒曰且為漢
且為楚六字雖
狀彭越之中立
明聖則見田
橫勢孤托彭
無所自後曹
參殺田既灌嬰
殺田吸漢王
彭越乃恨誅而

入海島中已而
可憐
劉子暹曰人謂田
橫兄弟能得士余
謂五百人果能皆
為橫外則左其盛
時據三有之地所
得少土可勝論哉
然橫兄弟亦與
諸侯戰未嘗一勝
則所謂成土者安
在史公欲成田橫
得士之名故言
俗之傳如此或者
未必不然也

王蓋曰二人
士也惜不傳名太
史公之無不蓋
如也
陳三燭曰商之

原業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鄒
生賣也而烹鄒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相
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
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
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秦嬴縣在
兖州博城縣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
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冷曹參
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
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濰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
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

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
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
海縣有島山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
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
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死陛下之使鄒
生今聞其弟鄒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
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鄒
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
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博陽如淳曰四馬未至三十里至尸
鄉廐應劭曰尸鄉在假師瓚橫謝使者曰人臣

應劭曰尸鄉在假師瓚
橫謝使者曰人臣

遺於清湖教百子
惟首賜二子死
田橫使二客赴
義又使五百人皆
從此其感人亦最
難得亦謂使百數
言有以無其家
隨一公讀其言曰
固曰我我我
不見英風義氣
五百人之言也
陳文煥以後
俱了兩橫案
王守仁曰田橫之
不肯畫漢亂若直
推于海島之外
餘諸君洛陽亂若
守其五百人皆殺
而無補于者又何
如鄒生之一辜而
有功于漢乎雖然
一人不忠而五百
人相率以死之橫
一曲離露送王公
賢人蒿里送士大
庶人使挽

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適為公虜而北面事
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看而
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
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
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
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從
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
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
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
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註云離露蒿
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
悲歌言人命如蓬上露易晞滅至季延年乃余為
一曲離露送王公賢人蒿里送士大庶人使挽

蓋深有以感之也
吾子橫乎有取
揚雄曰二客外
以而五百人又
同烈橫之所獲
也夫矣使橫生戰
國其得士不出四
焉右哉
余有丁曰史不為
通立傳乃論著乎
此

既葬二客穿其冢劓孔皆自剄下從
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
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歿亦皆
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則辰也曰史前生
神仙家多傳之本
極其難不得生而
自其得士必如
化飛空耳
陽也曰謂五百人
皆不為不善乎
莫能圖何哉

太史公曰其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以此
兩人韓信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後合此
則短說之故戰國策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二首
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東索隱曰言後合此
索隱曰雋名也雋音於亮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
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
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以去田橫之高節實客慕
義而從橫歿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
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者以人而

知圖畫田橫及其黨謀義以節之事

董公曰秦隱郡西極可矣元不善兵者句點昌黎野語以五百人不蘇脫句是也

何故哉數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儻殲寇立帝相策楚封王假齊破國生兄弟更主海島傳影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吳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樊噲者正義曰音快反又吉外反沛

人也正義曰沛人食狗亦與徐州也以屠狗為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會事屠以賣

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還守豐

擊泗水監豐下破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

水郡名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

也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尼又碭宋州縣將章邯司馬尼正義曰秦

也正義曰即官本也正義曰即官本也正義曰即官本

也正義曰即官本也正義曰即官本也正義曰即官本

也正義曰即官本也正義曰即官本也正義曰即官本

三蔡曰一傳四人各自為筆法而史編成一片
勇坤曰大史公善次樊鄴滕灌戰功大畧皆曹參周勃等相以然並從末等軍將也其間曹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却敵曰陷曰斷首曰虜曰得咸各有法又加曰身生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以各事其戰陣之績有不齊者所授也
唐順之曰傳內凡言從者皆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專攻也
劉辰翁曰兩常從亦其當時狹規厚

會不特戰時為然
按此以卻敵斬
首捕虜先登附
神為眼目而于
敘軍功處各以
從軍功首併附
因力亦一不編
年月其亦一格
按漢書是文圍
作從軍功首併
應者

城陽徐廣曰年表三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
陽也○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

城大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
錯誤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
破

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
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規文侯東勝

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

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亳

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亳故河間守軍於杠里

正義曰地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正義曰以卻

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

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曲邑名

反遇牛恭反鄭州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

鄭州新鄭縣東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

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

功則賜封列侯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

漢之除權設龍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從攻長

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

社稷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轅轅正義曰絕河津正義曰

軍於犇正義曰在汝州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

宛城先登西至鄜正義曰鄜音擲在鄜州以卻敵

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

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義亦近
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
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

余有丁曰必不戰
謀此語似關東
茅坤曰以前紀會
戰陣之功甚厚又
况於破門之急

○盧辯曰日發會
武夫也嘗携劍權
鋒從沛公以苦奮
狼高人所此之者
不立以其能賊
下之急耳余竊以
噲有可資者焉初
沛公之人咸陽也
見秦之當至惟恨
三貨婦女欲留居
之因噲之謀遂迂
也噲上不然則逃
欲逃生路亡秦之
粟驅漢之為漢未
可知也史言當時
諸將皆取金帛
財物蕭何先人
收丞相府府籍藏
之現噲之能諫上
則其不為是可知
矣及高帝既老矣

有疾思見人語
者無得入將臣何
雖為相亦莫知為
計也噲排闥而入
見上獨沈之官者
此因流涕以片言
悟之其憂慮深遠
有可為大臣者矣
豈終灌等比耶而
噲者乃以帝嘗欲
殺噲恐百歲後從
噲也噲失噲
噲以封侯
其賞如
帝素少恩
右一噲論
噲如夫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

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索隱曰小顏亦以

義日壞鄉在武功郤敬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郡

日破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

第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比也○索隱曰案

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

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

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上

郤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

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言

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至櫟陽正義曰賜食邑杜

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

宿樊鄉郎從攻項籍屠煮東索隱曰晉灼云檢地

樊川也則有煮東侯清河有煮東城小顏以為攻項籍屠

煮東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

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案其時項羽未

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東非矣擊

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

東南六十一里魯兖州曲阜縣項羽敗漢王於彭

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

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

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

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太康縣

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兖州南

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

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更賜

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

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暴反杜

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地理志

披師為云瑣說
是下
披師官云姓恭
母名中
原籍自隆定擊
破得皆傳內史
文似美而非美

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非三百八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徐廣曰曼丘臣正義曰襄國先登降定清河常山正義曰襄國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瑣曰殘謂之所殺傷也孟平曰善義謂之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正義曰解福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縮反嘗以相國擊虜緝被其丞相抵刺

王維模曰至以絳
敵功步總不散漫

王維模曰自直起
而勇忠而義如

唐順之曰先只敘
戰功而別事擊之
后不以年月次也
則文法整潔

董份曰當時大臣
不敢入而噲以一
武夫排闥入大臣
隨之太史公之意
固嘉其不顧諸大

楊慎曰五噲教語
將相因噲而布衣

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人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闥官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

之屬有骨肉之悲
不獨似論口語而
三及四更情詞俱
一語更專
高祖知呂
氏與戚氏有隙
去呂后若斯
一曰終終不殺
者以惠帝不能
戚夫人不願為
下計得后佐之
老泉謂高祖知
呂氏之禍而不去
呂后者不可也
即此意其說誠
高祖心誠尤有識
見也
子呂氏則又不可
不云
使諸將得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
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
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
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
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
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太
臣誅諸呂呂須媵屬索隱曰因誅伉舞陽侯中絕
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
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
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觀曰民故皆出
勢人有惡噲欲
戚氏命平勃
即此意其說誠
高祖心誠尤有識
見也
子呂氏則又不可
不云
使諸將得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令其夫人與
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
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
平帝元始二年封噲云孫
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酈商者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高陽人索隱
音歷高陽聚各屬陳留也正義曰陳勝起時商聚少年
義曰雍周西南聚邑人也
東西畧入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
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
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九月矣食其傳曰
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
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
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畧得數千人及沛公
從高帝將卒四千入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
南陳留之界正義曰高紀天酈食其說沛公與
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

按四傳各以
字起頭酈商名
于上則戰功于
下則相承身
他傳休格不同

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

此文之隱
態者

按丹野總錄云
與從馬從且音
重無誰馬之訓

借攻開封鄴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
廣陽君言其弟鄴高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
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從攻長社先
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道也從攻長社先
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
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
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案隱定漢中項羽滅
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
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正義曰北地郡破雍
將軍烏氏案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
○正義曰縣在經州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
右扶風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駟者龍馬也
○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
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
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賜食邑武成六千戶
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

正義曰縣在華州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
鄭縣東十三里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
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
羽既已歿漢王為帝其秋楚王臧荼反商以將軍
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秦楚之界駟案漢書先
登陷陣破秦軍易下正義曰易谷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五千戶
正義曰號曰丞侯以右丞相引定上谷正義曰因
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
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子皇衛一歲七月
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

揚雄曰臣高不就

黔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徐和駟謂拒方陳拒音

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

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

非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

兵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

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頌

能治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酈寄字也酈與呂祿善

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

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及殺入劫酈商令其子

況給呂祿也索隱曰給欺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

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

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况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

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孝景前三年吳

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

俞侯樂布自平齊來裴駰曰俞音舒索隱曰俞

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

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景帝怒下寄更有

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

名謚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謚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

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世宗

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作他世宗

揚雄曰臣高不就
不給祿連將軍不
朋友為輕是故寄
不入也酈生之節
當以言為極
而取敗於其後之
况一卒以定漢社
稷哉

揚雄曰此傳尤
他異神以
不給祿連將軍不
朋友為輕是故寄
不入也酈生之節
當以言為極
而取敗於其後之
况一卒以定漢社
稷哉

按此傳本畧與
樊哈諸傳相似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曰：告白也。

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

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嬰證之後，獄覆自言不傷，嬰證之是。獄辭翻。

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

高祖使上隆沛，正義曰：上為千僞，反使所吏。反又曰：語說罷開，城門迎高

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

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何嘗給之，故與降也。

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

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

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

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

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

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

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公，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

因復奉車從

攻南陽，戰於監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

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

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

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

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蹶兩兒，欲弄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音居，衛反。漢書作「蹶音撥」。

陳元曰：證之已證。其後又有。嬰證之後，獄覆自言不傷，嬰證之是。獄辭翻。嬰坐高祖擊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使上隆沛，一日未詳。反又曰：語說罷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公，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監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弄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音居，衛反。漢書作「蹶音撥」。

十傳意正見嬰以太僕終其身耳其言以兵車趣戰載孝惠魯元出平城圍近代即清宮見其時長在以其大僕也。嬰故傳每云。每功。底只丁筆法不避。直益以文字之妙。

余有口波楊慎
云服說思恩謂依
此則不應下文總
說斬嬰者十餘
載徐行在抱之乃
疾也
身不能存一子不
得已豈不幸也他
人為以豈不幸甚
何斷然欲斬之
其天性慈忍類如
此然則分義之時
太公亦幸而免于
鼎耳誰謂高祖為
有見哉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處曰高祖欲
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
各置一面雍特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
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
頭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
其言或當時有此說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
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
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楚無其縣
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索隱曰縣名也漢王立為帝其秋英王滅荼反
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
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
日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
信軍胡騎晉陽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

按師古云固徐
行者故示閉服
所以固士卒心
而令敵不測也

劉辰翁曰賜所奪
邑恐是嬰以他故
奪邑至是復賜之
耳漢書註亦有是
說

按師古云北第
者近非闕之第
嬰最第一也

唐順之曰視嬰初
證高帝不傷已及
不并惠帝魯元并
入宮少帝立代

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買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
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
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二陷陳功
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駟案漢書音義曰時有以
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
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
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
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
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
事高后高后崩代主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
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主代邸與大臣共

史記卷九十五 漢高祖本紀第五

王諸事蓋信義人也高帝引以為太僕示親信有見乎

按此傳以疾聞疾力疾戰將卒受詔別擊及生得身生得為眼目然亦有從字法以字法又用嬰名冠于其首錯綜顛倒變化不測

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索隱曰案

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培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子夷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疾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

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

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灌嬰者正義曰今陳州南潁縣西睢陽敗

緡者也正義曰宋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

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拉里疾鬪賜爵七

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功疾攻之賜

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維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騎陽城東遂定南陽

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

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

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

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

晉關擊降殺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

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

平鄉素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錫以至彭

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

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

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

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李必駱申習騎兵

徐廣曰重泉屬馬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

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今為校尉司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相帝延熙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主左右

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灌嬰雖少然數力戰

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

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

右方之馬擊破柘公主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

左亦如之所將卒斬樓煩

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

唐順之曰此時嬰為大將故敘戰功皆稱所將卒

日樓煩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

王武別將栢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

於邲鄆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

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

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

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

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

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

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

日留縣今稱公旋其名也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

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

日留縣在市卒斬龍且文穎曰生得右司馬連尹

郡公其令

是日已為勢

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

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問取

是下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明案漢書音義曰

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項羽使項聲薛公郊

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正義

音談東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

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

薛沛鄧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復得亞將周蘭與

漢王會願鄉徐廣曰苦縣有願鄉從擊項聲軍於

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一人虜騎將八人賜

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

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

東南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其斬項籍皆賜爵列侯

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

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縣是也破吳郡長吳

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

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正義曰今蘇州

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破得吳守

遂定吳豫章會稽諸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

擊破楚王滅秦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

世勿絕食項陰二千五百戶號曰項陰侯以車騎

王維植曰漢嬰始
終以騎將滕公始
終以大儀此高帝
知入善任使處

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
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
非二百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
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拜將楚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岩石服虔曰若音沙至平城為胡
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
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
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
州曲陽縣是安安平縣是曲陽定
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豨布反以車騎將軍先
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
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太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
誅徐廣曰一作作錄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王維植曰漢嬰始
終以騎將滕公始
終以大儀此高帝
知入善任使處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一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
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土
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
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身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
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
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
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
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
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正義曰風齊兵止不
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
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

楊桓自定嬰之功不在條侯之下
此值在焉
苦高祖高祖嬰起自
版籍以高祖將
戰功居多其後不
為諸將爭奇而共
立文以遂其功
相謂其健而自足
識云

內
內
內

帝於是益封嬰二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大尉。三
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
奴大入北地，上郡。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
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及罷嬰之兵。後歲餘，嬰
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
平侯代侯。十二年，有罪，絕。三歲，元光三年，天子
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賊有
罪，國除。

會稽相曰子長以
所聞者而會稽其
異議者不可悉常
看遊高時屬何
齊繼之人後皆為
沛命元勳亦龍鳳
原相從乃天之功
建而非天之功
則也文無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
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
時，豈自知附驥之星，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
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案

意問其

之孫後失封，蓋嘗謂太史公序蕭曹樊噲
之功矣，且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
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屬况貴交舞陽內
接，滕灌更王，
奕葉繁衍。

柯維騏曰：太史公各傳，文法各異。論贊傳，疊
用先登字，及斬首若干級字，商傳則疊用
以字，夏侯嬰傳則疊用兵車，越城，疾戰字，
灌嬰傳則疊用疾力疾戰字，斬子長文章，
之妙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